

别人的凶器

郭奇林 王忠 田子敬 译

法律出版社





别人的凶器

郭奇格 王忠 田子麟 译

别人的凶器

〔苏〕卡 申 著

郭奇格 田子麟 译
王 忠

法 律 出 版 社

2042/07

别人的凶器

〔苏〕卡 申 著

郭奇格 王忠 田子麟 译

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876印张 148,000字

1985年×月第一版 1985年×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1,500

书号10004·005 定价0.95元

主要人物表

德米特利·伊万诺维奇·柯瓦里——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公安部派来的视察员，中校。

克里沃鲁奇科·库兹涅佐夫——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局局长，中校。

西多尔·季贺诺维奇·利特文——区民警局局长，少校。

尤利·伊万诺维奇·布列乌斯——区民警局刑侦队队长，大尉。

尤利卡——布列乌斯的爱称。

卓娅·阿纳托里耶芙娜·布列乌斯——布列乌斯的妻子。

伊万·季莫菲耶维奇·切皮柯夫——退伍战士、荣誉军人，迁居在维尔比夫卡村，集体农庄庄员。

玛丽娅·安德烈耶芙娜·切皮柯娃——切皮柯夫的妻子，死者。

玛丽卡——玛丽娅的小名。

玛露霞——玛丽娅的爱称。

玛露谢尼卡——玛丽娅的爱称。

斯捷潘尼达·雅柯夫列芙娜·克里明柯——玛丽娅的母亲，老挤奶员。

彼特罗·彼特罗维奇·拉古塔——木匠，德寇的帮凶，叛国分子，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死者。

甘娜·米特罗法诺芙娜·库里巴奇卡——农村商店女售货

员，拉古塔的姘妇，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分子。

甘尼娅——甘娜的小名。

甘卡——甘娜的尊称。

甘努霞——甘娜的爱称。

米海尔·伊格纳季耶维奇·萨夫琴科——德寇的帮凶，叛国分子。解放后伪装神父，与拉古塔勾结，继续与人民为敌。

米海洛——萨夫琴科的别名。

萨文科——萨夫琴科的别称。

第一章

1

一辆民警局的“伏尔加”牌小汽车离开柏油马路，驶上松软的乡间土道。坐在驾驶盘后面的是一位即将退休的、戴眼镜的老司机。

民警中校德米特利·伊万诺维奇·柯瓦里一面思考着他专程赶来调查的案件，一面漫不经心地望着车窗外边美丽如画的景色。这条道从高山上穿过松树和橡树林，朝着罗西河蜿蜒的河谷奔去。

在山岗的后边看不见河水，可是根据沿岸树林的急剧走向，——忽儿拐到这边，忽儿又转向那边，——几乎直达谷底，德米特利·柯瓦里立刻猜到，罗西河就在陡峭的两岸之间流动着。

河谷向敞开的车窗送来阵阵暖风。这条河谷一直伸向远处的森林，那里郁郁葱葱，绿层千叠，一片静谧，使人根本不愿去想什么死亡、灾难和眼泪。关于罗西河上发生的惨案，柯瓦里从州民警厅厅长寥寥数语的报告略知一二。

柯瓦里无心观赏大自然的壮丽景色，脑海里浮现出自己在涅皮沃达上校办公室里的情景：靠墙摆着一排排椅子，一张锃得发亮的条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墙角是一个大保险

柜，已经陈旧，有点生锈了。

刚吃完午饭，处长就把他叫去。

“德米特利·伊万诺维奇，您打算在哪儿休养？准备去哪个疗养所？”

德米特利·伊万诺维奇根据涅皮沃达的面部表情猜出，涅皮沃达已经给卫生局打过电话，知道他哪个疗养所也不去。

“疗养所有什么意思，瓦西里·约瑟福维奇^①，找个小河边休息也不错嘛！随便在哪个小村子里呆一呆。象诗人所描写的那样：‘茅屋旁有座桃园……’”

“抒情诗不那么时兴了，德米特利·伊万诺维奇……至于花园，在我们基辅有的是……”

“基辅毕竟是基辅……休假期间总想远远躲开城市的喧嚣，瓦西里·约瑟福维奇。”

“是不是想到故乡沃尔斯克拉走一趟？”上校面带微笑感兴趣地问。

柯瓦里点了点头，迷惑不解地摊开了双手，仿佛他犯了什么错误，现在要替自己辩解似的。

“终于抽出工夫来啦……”

“是啊……”上校同意道。“叶落归根嘛……年纪越大，故乡越亲，越想去……我自己也想这样，”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在宁静的柳荫下，在一小块沙土地上安个窝，可惜办不到，——肝脏和脾脏老是出毛病，把你赶到各个疗养所去……可是眼下很遗憾，德米特利·伊万诺维奇，你的

^① 涅皮沃达上校的名字和父称。——译者注

假期得往后推了，到罗西跑一趟……是个紧急任务，”他补充说，“在切尔卡西地区，小伙子们怎么也弄不清一个杀人嫌疑犯切皮柯夫的情况。他死活不认罪，他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而直接罪证小伙子们又没有掌握。一句话，是个错综复杂的案子。他们不能按期破案。”

“是，上校同志。”

……汽车缓缓向下驶去，来到森林中。只有在这里才能感到古老的橡树、多姿的千金榆、挺拔高耸的松树是多么雄伟，辽阔的绿色王国是多么壮观，而当我们从飞机上俯瞰的时候，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丛灌木。

森林里很湿润，散发着霉气，在几场持续的暴雨之后，林中道路上留下了一滩滩水洼。虽然天气晴朗，而这里却阴森森的，叫人感到不快。

柯瓦里中校乘车很快就来到了座落在罗西河畔的区民警局陈旧的二层楼前。

那里已经在等候着他。“伏尔加”刚一刹车，一位佩着值班员臂章的、年轻的中尉就已走出了门廊。

2

柯瓦里坐下来翻阅彼特罗·拉古塔和玛丽娅·切皮柯娃凶杀案材料，约摸一个钟头以后才把区民警局工作人员请来。

第一次行动会议便这样开始了。

区民警局局长利特文少校在汇报维尔比夫卡村所发生的惨案。他那紧绷绷的制服说明他胖得比领新制服还要快。

“去年本区破案率百分之百，”利特文沉着地说。“上半年社会危害活动大大减少。大家认为，将会完全绝迹，可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凶杀案。”

少校蹙起眉头，瞧了瞧从卷宗里抽出的那张纸，生怕自己记错，开始读起来：

“七月八日晚，二十二点四十五分左右，在维尔比夫卡村位于罗西河岸的彼特罗·彼特罗维奇·拉古塔公民的宅院里响起了两枪。二十二点五十分左右，拉古塔的邻居费多尔科公民跑进院子。过了两三分钟，托洛奇科和格里戈鲁克随后赶来。他们看见两具被害者尸体：一个是彼特罗·彼特罗维奇·拉古塔公民，一九二一年出生，家庭手工业者——木匠；一个是玛丽娅·安德烈耶芙娜·切皮柯娃女公民，一九三八年出生，伊万·季莫菲耶维奇·切皮柯夫的妻子。

“费多尔科公民和托洛奇科公民看见一个人在逃跑，抓到后，原来是伊万·季莫菲耶维奇·切皮柯夫，一九一九年出生。

“切皮柯夫没有拒捕。

“二十三点三十分左右，区民警局行动组来到现场。行动组成员有：刑侦队队长布列乌斯大尉、区段检查员别利亚克和法医格里琴科，随同民警行动组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检察机关侦查员戈利麦洛。勘验确定，拉古塔公民和切皮柯娃女公民是由‘巴拉贝伦’式手枪从近距离直射致死的。勘验笔录附有……”

柯瓦里中校一边耐心地听着民警局局长的汇报，一边同意地点着头。在这以前，他已经看过所有这些文件，现在他审视着在场的人：个子不高、具有运动员架势的布列乌斯大

尉，不太年轻的别利亚克中尉，个子修长、微微驼背的法医格里琴科。

区民警局局长利特文少校发现，中校皱起了眉头，有点不满意。少校认为，大概中校不喜欢他念笔录，于是把纸放到桌上，对柯瓦里说：

“中校同志，下面我用自己的话说。”

夏天的骄阳整整晒了一天，把屋顶都烤透了，大家感到热得难受。

柯瓦里扯开领结，解开衬衣第一个扣子。

这时利特文少校仍然站在桌子跟前作着汇报。

玛丽娅的丈夫伊万·季莫菲耶维奇具有杀害妻子和邻居彼特罗·拉古塔的嫌疑，现在正被关押在拘留室里。对切皮柯夫和拉古两家进行了搜查。

彼特罗过着独居生活。在搜查之后，他的房子被查封。

在切皮柯夫的日子里，玛丽娅的母亲斯捷潘尼达·雅柯夫列芙娜·克里明柯住在自己那一头。切皮柯夫夫妇住的那一头也已经查封。

我们有什么根据怀疑切皮柯夫行凶并采取拘留这样严厉的措施呢？

第一，大家都知道，法律允许拘留在现场遇到的有嫌疑的人。伊万·切皮柯夫是在拉古塔院子跟前被抓到的，可以说，是在他刚打过枪就被抓到的，相隔只不过几分钟。

这时，柯瓦里扬起了眉，对于少校这样武断地认为就是切皮柯夫开的枪表示惊讶。

第二，嫌疑犯伊万·切皮柯夫企图逃离现场并被见证人费多尔科和托洛奇科捉住。

第三，伊万·切皮柯夫衣服和手上沾有血迹；检验确定，衬衫上的血跟被害者玛丽娅·切皮柯娃的血属于同一血型，而手上的血又跟另一被害者彼特罗·拉古塔的血属于同一血型。

第四，伊万·切皮柯夫被捉到时，表情十分激动，处于一种无法控制的铤而走险的状态。

凡此种种，根据法律有权将切皮柯夫公民予以逮捕。

利特文少校讲完自己的意见之后，从桌上的水瓶里倒出一杯温水，急忙地喝了下去。

“此外，德米特利·伊万诺维奇，根据事实，我们有理由怀疑切皮柯夫。”利特文少校象在沿途设置路标似地说着。“已经查明，不久以前，切皮柯夫开始喝起酒来，从而引起家庭不和。伊万·切皮柯夫有一支‘巴拉贝伦’式手枪。根据材料，一个月以前，他曾在夜间用这支枪在树林里射击过。我们在现场当着嫌疑犯的面做过侦查实验。他所供认的某些细节得到了证实。大量物证说明，切皮柯夫触犯了刑法第九十四条，即蓄意杀人。暂且就是这些。”少校结束了自己的汇报，象先前一样，留意观察视察员对他的汇报印象如何。

“当然喽！不利于切皮柯夫的证据有一大口袋，”柯瓦里慢吞吞地说，话没有说完就用手摸几个衣兜，找起香烟来。

悬挂在天空蔚蓝色烟霭中的太阳正在西沉，朝利特文的办公室投来一道光线。镀铬的桌腿霎时闪出白光，一只沉甸甸的玻璃墨水瓶跟台历一起点缀着民警局局长长的办公桌，墨水瓶的几个棱面也在闪闪发光，连局长的制服扣子也映出光辉。

柯瓦里终于摸到一盒“白海”牌香烟，抽起来，吐出一个烟圈，这才把自己的话说完：

“也许，这只不过是各种情况的巧合？”

“不会的，”利特文谨慎地反驳说，“绝不会这么凑巧，中校同志。”

接着，他又絮叨起来：

“第一，当场拿获。第二，浑身是血。第三，企图逃跑。第四，俩人都是被‘巴拉贝伦’手枪打死的，而伊万正好有这种枪。第五，酒后醋劲大发，跟老婆吵架。第六，老婆是和情夫一起被杀死的。不存在别的说法，”少校坚定不移地说，“也不能存在！”

柯瓦里心想：事实明显，很难反驳。然而他有个习惯——对一切都要加以怀疑，即便是事实。虽然，象人们常说的那样，事实是驳不倒的，然而驳不倒并不等于证据确凿。不过，也有可能，用在这起凶杀案上未必合适。

“当然，”柯瓦里同意地说，“唯一的说法时常也就是唯一正确的说法。不过，不利于切皮柯夫的全部罪证都是间接的，而间接罪证是值得怀疑的。”

“这里有间接罪证就够了，”利特文生气地挥了下手。“间接罪证这么多，就能够变成直接罪证。”

“正是这一点叫人担心，”柯瓦里说。他心里明白，少校有一股委屈情绪：对于他这么个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这个案子并不复杂，而部里却派来了一个视察员，仿佛这里的人都没有能耐弄清这个案子似的。村里发生的这个惨案使他震惊。作为当地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在本区里在教育 and 改造轻微违法分子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工作是

有成绩的。尽管他干的这一行并不轻松愉快，然而他并没有白白活在世上。可现在，这起重大案件把他所做的工作给一笔勾销了。

在维尔比夫卡村突然发生的这起惨案，几乎一下子把这个局推到了全州的倒数第一位。自然，利特文少校不仅把切皮柯夫看作杀人犯，而且还把他看作自己的敌人。因此，这位局长的结论变得那样具有尖锐性。在柯瓦里的脑海里也短暂地闪过一个念头：本地同志实际上能够自己办好这个案子。他唯一的慰藉是，这次出差不会耽搁多久。查清案情的限期是十天。在这段时间里完全可以把材料搜集齐全并把案子移交给检察机关的侦查员。到那时候，他，柯瓦里，就可以返回基辅，乘车去休假了。

“您根据什么断定这两枪正是切皮柯夫那支‘巴拉贝伦’式手枪打的？”柯瓦里不瞧在座的任何人，泛泛地问道。“从案情材料中看不出这一点来。凶器找着了吗？”

“我们正在找呢，德米特利·伊万诺维奇。今天本打算跟布列乌斯一起去检查一块林地，据我们所知，切皮柯夫上月就在那里打的枪。去寻找弹壳和弹头。还要在村里继续追查手枪。”

“切皮柯夫承认不承认他在树林里打过枪？他怎么忽然想打枪呢？”

“他很颓丧，时常沉默不语。谈到枪的事，他矢口否认。我们将进行对质。也许是喝醉了酒，在树林里打的枪。”

“喝醉了酒？”这种解释对我们不适合。”柯瓦里说。

“能让我说几句吗，中校同志？”布列乌斯大尉从椅子上站起来说。这是一位身材不高、体魄健壮、高颧骨、黑脸

膛、长着一对几乎跟东方人差不多的细眯眼的小伙子。这段时间他一直保持沉默，不打算插嘴，好让首长们尽可能自己去分析全部情况。

“关于切皮柯夫在树林里打过枪的情报是确实的，”大尉说，“有人证。至于手枪，有小铺女售货员库里巴奇卡的口供。她看见切皮柯夫喝醉了酒把‘巴拉贝伦’掉在橡木堆上。橡木堆就在小铺对过。”大尉解释道。“可是他马上就拾起来，藏到上衣里边了……至于他怎么突然想在林子里打枪，这也弄清楚了。”

柯瓦里沉吟了片刻。大尉的坚定口吻招他喜欢，使人信服。但马上又想到：“对一切可能的事情都要加以怀疑。”他问：

“这个女公民懂得枪吗？……”

“她叫库里巴奇卡，”利特文提醒说。

“对，库里巴奇卡……她认得枪的型号吗？”

“这也弄清楚了，中校同志，她认得。这一带打过大仗，谁不知道柯尔逊-舍甫琴科大包围。在这里发现了好多这种枪！……不少人拿过这玩艺儿。出过不少事，特别是孩子们！当然，我们采取了专门措施，没收过……可是总有人藏匿，什么样人都有啊……”

“这么说，嫌疑犯否认有枪？”

“是的，中校同志，”利特文说。“他什么都否认。连明显的事情都不承认：有枪，打死老婆和邻居，逃跑，甚至连衣服上沾了被害者的血都不承认。他说：我记不得他们的血是怎么溅到我身上的……当然，这太愚蠢了！既然有人看见他逃离现场并捉住了他，怎么能否认呢？捉住他的时候，

他失去了自制力，浑身发抖，紧接着就嚷嚷他没有罪。”

柯瓦里认真地听着少校的陈述，想象着杀人犯在行凶之后通常表现的那种失魂落魄的恐惧状况。在这种时刻，他会认不出道来，瞎跑一气。

“于是，立刻就怀疑到他，”局长继续说，“以后的侦查只是证实了我们最初的设想……笔录的一切可以说都是根据新的踪迹确定下来的。切皮柯夫只有一点不否认：他恨拉古塔并想杀死他。至于枪，我想，他不是在这里拣的，而是他战后作为战利品保留下来的。”

少校急速地翻着切皮柯夫案件薄薄的卷宗内的文件，寻找必要的材料。柯瓦里用手势止住了他。

“我看过了……”

“还有初审的录音，也是根据新的踪迹录下的。”利特文根据中校的手势知道他想听听录音，于是便向大尉点头示意。

刑侦队队长倒了倒录音机上的磁带，按了一下电键。

响起了沙沙声，接着是稍微有点走音的利特文的声音：

“可是您，切皮柯夫，不止一次地扬言要杀死自己的邻居拉古塔公民……”

噪音又响了几秒钟。突然，办公室里响起了仇恨的喊声：

“本该宰了他!!!准会宰了这个坏蛋的，”一个男人的声音气乎乎地反复说。“可惜我没能亲手宰了他!……”

“喂，不是您，那又是谁呢？”少校问。

“谁？那玛丽娅是谁杀的？是他！是他！他干吗要杀？!为啥要杀？”切皮柯夫的语调是那樣的绝望，似乎录音机断了声，因为磁带都要经受不住了。

接着是一片深深的沉默。

柯瓦里望了望窗外。被耀眼的阳光照得仿佛透亮似的、沉寂的树林耸立在罗西河上方，水坝旁边立着一块巨大的花岗岩石，这可能是冰川冲下来的一块漂石，它把坚硬、闪光的一面嵌入河岸，河面十分平静，一座古老的磨坊傍水而立，那破旧的水轮一动不动，磨坊屋顶上落着一只鹤，——在这样一个宁静的、风景如画的角落里竟然发生了惨案，同这美景怎么也不相称。

“好吧，先把拉古塔撤在一边。如果认为是切皮柯夫开的枪，干吗连老婆也打死呢？依您看，他杀人的动机是什么？”柯瓦里问。

“醋意大发，”少校回答说。“除了这，还有什么？”

“请您分别谈谈与案情多多少少有点关系的人，”柯瓦里请求说。“笔录以外的。”

少校咳嗽了一声，不知从哪里说起，因为旧的他不想重复，而新的又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刑侦队队长遵守上下级关系，也没有吭声。

“拉古塔有继承人吗？”柯瓦里问。

“没有，”利特文显得很高兴，这下子可有机会说一句有把握的话了，于是急忙回答说。“他独自生活，并没有查出他有亲戚。再过半年，他的房子和全部财产就要拍卖掉。”

“拉古塔是本地人吗？”

“是从邻区——鲍古斯拉夫区迁来的。父母就他这一个儿子。他们早就死了，战后拉古塔就留在这个村子里。”

“大家对他的反映怎样？”

“是个不赖的木匠。但是不去干活。被看作残废人。有